

# 空山

牧铃 著

红辣椒

红辣椒书系

董皋题

董皋

红辣椒 书系  
Red Chili Series

# 空山

牧铃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山 / 牧铃著. — 长沙 :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5  
（红辣椒书系）

ISBN 978-7-5562-0701-5

I. ①空… II. ①牧…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8825号

# KONGSHAN 空 山

总策划：吴双英

责任编辑：聂欣 周倩倩

装帧设计：陈筠

插图绘制：杨帆

质量总监：郑瑾

出版人：胡坚

出版发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410016

电话：0731-82196340 82196334（销售部）0731-82196313（总编室）

传真：0731-82199308（销售部）0731-82196330（综合管理部）

经销：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 mm×1092 mm 1/32 印张：4.875 字数：80千字

版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 红土地，红辣椒

湖南多丘陵、山地，土壤以红壤为主。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酷爱吃辣椒。辣椒是湖南人生活的必需品，也是湖南人的文化符号。出版社在策划丛书时，常常会冠名为“红辣椒”，我个人就曾策划过“红辣椒长篇儿童小说”丛书，也参与过“辣椒娃卡通丛书”的写作。今天，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了整合本土儿童文学作家资源，打造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儿童文学精品，又以“红辣椒”来命名这套丛书，自是顺理成章。

辣椒对于湖南来说其实是典型的外来物种。据史料记载，辣椒是从南美传到中南亚，再从中南亚传到中国沿海一带的。直到明代辣椒才从江浙传到湖南。辣椒从中南亚传到江浙沿海，原本是作为观赏植物的，但传到湖南以后，很快成为了湖南人的食物。而且辣椒并不特别适合湖南栽种，科学研究表明，同样的辣椒品种，种在湖南与种在土地肥沃的中原，产量的差距有两倍之多。但这并不妨碍湖南人对于辣椒的喜爱。说起湖南人的特点，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爱吃辣椒。

从这个有趣的现象联想到儿童文学，颇有几分象征意味。儿童文学从上世纪初发轫，也是由于外来因素的影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儿童文学直接“催生”了中国儿

童文学。当儿童文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后，湖南便成为了创作的重镇，湖南作家成为了创作的主力。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湖南儿童文学伴随着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发展，历经百余年，在数代作家的不懈努力下，留下了许多闪光的名字和作品。

20世纪20年代初，黎锦晖的儿童剧不仅为白话文的普及推波助澜，更以美丽的幻想、有趣的故事、鲜活的人物至今深受孩子们的喜爱。30年代，张天翼以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成熟，也开启了幽默热闹的童话新风。新中国成立以后，谢璞、邬朝祝等一批作家走上文坛，以手中的笔为新中国的孩子们创作新的儿童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之初，萧育轩以一部《乱世少年》获得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此为标志，开启了湖南儿童文学作家的新的征程。新时期以来，谢璞、邬朝祝、李少白、罗丹、胡木仁、骆晓戈、叶梦、贺晓彤、卓列兵等作家为孩子们奉献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湖南儿童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历史进入21世纪，吴牧玲、汤素兰、邓湘子、谢乐军、皮朝晖、陶永喜、陶永灿、毛云尔、陈静、唐樱等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写作的年轻一代作家成长起来，渐渐成为新世纪湖南儿童文学的中坚力量。谢然子、流火、周静、宋庆莲等新一代的作家也崭露头角。湖南儿童文学作家立足本土，继承传统，锐意创新，正以其鲜明的特色和惊人的创造力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最具影响力群体之一。

湖南人个性鲜明。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写道：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盖因这“四塞之国”“民性倔强”，“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

个性鲜明的湖南人创造了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深受湖湘文化润泽的湖南儿童文学，也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厚重的人文情怀，质朴的写作风格在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中为人所辨识，尤其有别于或时尚甜腻，或花哨虚幻的当下中国都市儿童文学和童年文学。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读者倍增，出版量巨大。以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童年文学特别繁荣。童年文学中又以时尚轻喜剧式的校园小说最为流行。饶有意味的是，湖南儿童文学作家很少有人涉足这一领域，即便写出来的校园题材小说，也以深厚的生活积累为基础，呈现不一样的特色，如汤素兰的《珍珠女孩》和牧铃的《影子行动》。前者写了一个超生家庭中的女孩成长的心灵历程，后者表现了中国乡村学校的现状。

湖南儿童文学作家一直坚持写自己的生活，对生活挖掘很深，同时从未忘记文学的使命——文学所应承担的塑造心灵的责任。邓湘子的《像风一样奔跑》和周静的《叮当响的花衣裳》，都通过描绘自己的童年生活，感动今天的孩子。农民作家宋庆莲的《米粒巴拉》更是从泥土里种出来的童话精灵。

作家不是孤立的个人。作家的创作总是和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和他的文化传统、民族个性密切相关。湖南人“有独立

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同时讲究经世致用。湖南儿童文学作家们用作品表达自己的个性思想与理想情怀，同时通过作品与读者展开心灵的对话，以关注当代儿童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立足点。湖南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大省，还保留了不少农业时代的田园生活气息。湖南儿童文学作家大多出生在农村，或者成长在农村，作家们自己的童年记忆与乡村息息相关，他们或以自己的童年为参照，或者对自己童年生活直接书写，这种写作将艺术的目光延伸到了大自然的更为纵深的地带，表现了人类对真实自我的发现和对自我精神家园的追寻，在日渐现代化的今天，在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物质化的当下，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红辣椒书系”将湖南儿童文学作家们集结起来，推出具有浓郁地域风情和湖湘文化特色的儿童文学新作，打造湖南儿童文学新经典。相信这片红土地上结出来的串串红辣椒，就如同湖南的《辣椒歌》中所唱：“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 / 天天不可少 / 要问这辣椒有哪些好 / 随便都能数出十几条 / 开心窍 / 健脾胃 / 醒头脑 / 更有那丰富的维生素 / 营养价值高 / 莫看辣得你满头汗 / 胜过做理疗。”儿童文学读物，更需要营养价值高。儿童文学读物，只有甜美与快乐是不够的，有时候也需要辣一辣，辣出满头汗，胜过做理疗。



2015/1/2

## 上篇 猎犬与狼

# CONTENTS 目录

---

孤独的牧羊犬	003
回归荒野的驯狼	014
世仇	027
寻找主人	038
残冬的那一场雪	045
孽债	054
雷雨之夜	066

# CONTENTS 目录

下篇 秋惠

大黑猫和它的房客	077
猎伴	088
与狼共舞	107
母狼收养的义子	116
荒村的守望者	123
野狼的营地	133
冬天过去了	141
尾声	

上篇

猎犬与狼 /  
LIEQUAN YU LANG



## 孤独的牧羊犬

1.

像往常一样，夕阳刚刚藏入屋侧那株古银杏浓密的树冠，猎狗阿旺就走出了院门，匆匆走上了山道。

清风由谷底吹向山梁，几只幼小的雀鹰驾驭着气流升上高空，去完成它们天黑前最后一次对领地的巡视。

“呼哗呼哗”——一小群红脖白鹭从头顶掠过，飞向远处的河谷。

阿旺并不敌视它们。野生动物中，高飞的鸟类是唯一不被狗仇视的，因为它们的活动范围很少与家犬重叠。相反，在漫无目的地游猎中，远处惊飞的群鸟还能使猎狗提前掌握林子里的某些突发情况。

于是阿旺有理由把它们也看作猎伴。

不过，今天它没心情侦察鸟群的动向。它快步绕过一口被





苦竹、黄荆和葛藤环抱的山塘，奔向近边的田垄。

早先，这一垄梯田曾是主人家里的粮仓。冰凉的山泉经池塘囤积之后渐渐升温，再沿着楠竹接成的水笕叮叮咚咚一路欢歌，依次淌入层层梯田，滋润着水稻，以及更远处坡地上的旱土作物。主人每年都要从这儿搬回不少稻谷、玉米和红薯。

眼下正是单季稻育秧的季节，“退耕还林”的田垄里却只有越冬的野生草木。新生的酸模和开始分枝的细竹笋，把早春栽下的一行行杉苗遮掩得严严实实。田塍当中，几株挡路的小树尚未长出叶片，铁色的细枝光秃秃地刺向空中，显露出几分野性的狰狞。不过，在狗的眼中，这些荒草野树与庄稼并无区别，它仍然将守护田垄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汪！”浅灰色的雌猎狗对着田垄轻吠。

一只半大羊羔颤声答应着从深草中钻出，跑了过来。它大大咧咧地亲了亲狗鼻子，就抢在猎狗前面，朝主人的住宅飞奔。

猎狗紧紧跟上。

胖乎乎的黑羊羔调皮地蹦跳着，穿过野蜂和竹蚊结集的云雾，蹚过清浅的溪流，冲上陡坡，闯入院坪。意犹未尽地连跳了几个高蹦儿，羊羔才用凸起的脑门儿顶开橡皮条拉住的栅子门，自己进了羊圈。“咩。”——它习惯性地报告。骤然间失去母亲和同类，孤独的羊羔自然而然将大狗看作唯一的监护者。

曾经生产过十多窝狗崽的雌猎犬绝不缺乏母性的慈祥。当主人将谋生的重心从打猎种地转向畜牧，它很快就适应了牧犬甚至羊羔保姆的工作。隔着自动弹回的木头栅子门，它看着羊羔蹲伏在干燥暖和的稻草堆里，便放心地迈着细碎的脚步离开了家。

它该去迎接主人了。

## 2.

日头缓缓沉下西山梁。天顶的白云倏尔变得金黄，向山谷投射下暖色调的晚照。覆盖着起伏山峦的常青林，也被镀上一层透明的浅紫。

大猎狗的眼神锁定了一长串青石铺成的梯级。弯曲的石级旁斜立着一根只剩两颗绝缘子的杉木电杆，上面的电线早被剪除，一溜儿槐山藤蔓肆无忌惮地在绝缘子上下缠绕扩张，长出嫩绿的新叶。石级之下，黄泥路开始分岔，三条向山下延伸的小道，分别通往不同的乡镇。

阿旺的足迹从未踏上过岔道。主人老刘不许它下山，它也就遵规守纪，每次都只把主人送到这儿。

“回去！”挑着山货药材和猎物的老刘对它下令。

阿旺摇摇尾巴，却不急着走。它站在那儿，非得望不见主





人的背影了，才回归单门独户的山居——那所带羊圈的石屋。

放弃狩猎、挖矿和耕作后，老刘跟其他固守山地的村民一样，依旧选择了“靠山吃山”。他在山间放养了一小群不长犄角的“马头”黑山羊，从此，大多数时间里阿旺扮演的是牧羊犬的角色。

羊群早出晚归无须驱赶，阿旺的任务是陪伴它们，提防豺狗偷袭。它跟羊群混得挺熟，羊群也把它视为首领。因此，主人不在家的日子，阿旺必须抵制邻家狗伴的诱惑，不去参加家犬们自发组织的围猎活动，整天守护在羊群旁边。

家犬们围猎的主要对象，是竹鼠野兔之类的小兽。

自从山里的男子汉们放弃猎枪纷纷转行，这些猎犬自觉地缩小了它们的巡视范围。它们似乎明白，走出了人类和猎枪的庇护，它们便失去了所向披靡的强大。现在它们满足于到村舍近边的浅山上从事有惊无险的围猎活动，很少进入密林去招惹大型猛兽——这也许更接近犬类的天性。当它们的野生祖先——野狗尚未投靠人类之前，聪明的野狗一般不会去打没有决胜把握之仗。

山地犬原本是犬类中最为善良的一支。除了从主人家的残羹剩饭中得到一些鱼肉骨头，它们绝大多数时候是素食主义者。它们中间的一部分还能与家猪共餐。然而，一旦晋升为猎狗（哪





怕是“业余级别”的），它们很容易发生性格大逆转，变得凶残、好斗，甚至成为嗜血的恶棍。

因为主人希望它们变得那样。否则，它们不能成为合格的猎犬。

比如阿旺——未接受狩猎训练之前的阿旺连耗子都不敢抓，也不怎么爱吃生肉。为了训练，主人用饥饿诱发它对生肉的兴趣，还把它的口鼻强行按进盛猪血的木盆，又赶在进山围猎前用野兽血涂抹它的鼻腔……

当然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饥饿之际给予猎狗的奖励。

只要参加了追击或者围猎，不论成功与否，猎人都会拿新鲜兽肉作为奖品。鼓励的抚摸和大声夸赞更是令猎狗们亢奋不已的精神奖励。不久，所谓猎狗的荣誉感被激发出来，山地犬变得异常看重主人的夸奖。为了争得荣誉，它们敢于扑向任何猛兽，连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

直到主人们放下猎枪，猎狗们随着打猎生涯逐步养成的斗志仍未消退，那些在主人长期调教下形成的好胜、凶猛的性格已经深入骨髓，至今仍左右着猎犬的行为。不论改了行的猎人们怎样阻止，它们也不会轻易放弃杀戮。

它们三五结伴，到村外四处闲逛，发现了斑鸠野兔就“汪汪哐哐”追上去。随后必然有一场互不相让的内部争夺，把猎